

湖边小坐

◎李立峰

跑步是清晨最好的打开方式。用汗水唤醒沉重的身体,唤醒沉睡的灵魂。然后,在湖边小坐,让身体休息,让灵魂学习,用白云洗目,用湖水洗耳,用草木洗心。

这样的时刻,最是美妙。

清晨,跑完步的我,决定去湖边的石头上小坐。即便把脚步放得最轻,依然惊得石头之间的鱼虾乱跳。慌不择路的那一只小虾,干脆跳到了石头上。几个蹦跳,才重新回到水中,趴在水中,头对着我,仿佛在生气,仿佛依然是惊魂未定。

很抱歉打扰了你们。那一刻,我这个闯入者才意识到,我这个庞然大物对于它们来说,意味着潜在的巨大的危险。

很感谢你们的大方。我不是猎食者,我的胃尚饱,只是灵魂需要补课,像野鸭子学习在湖面凌波微步,学习每日恩爱,出双入对。

白鹭已经不知去向,只留下一地的痕迹,像艺术家漫不经心的涂鸦,像打翻了的白色的颜料。昨夜它是否好梦?在它离家的这一段时间,我不请自来,替它看家护院可好?

一块石头就是白鹭全部的家当。繁星为伴,明月为邻。天空就是所有的行囊,湖水就是种下的庄稼。一想到这点,我就自愧不如。

清晨,来石头边汲水的动物很多。一种长长的多足的虫,在这个季节很是常见,一直忙忙碌碌,不知道要去往何方。三五只黑色的蚂蚁,在石水交界处巡梭,像是寻找白鹭的遗梦,像是

寻找苔尖的珍珠。

一个红色的巢是田螺用旧的家,想必已经弃用。你看,绿豆大小的田螺正趴在水中的石头上,酣睡着。一只黑色的水龟偶尔来访,像是寻访一位故交。

我撩起清亮的湖水,给石头上的青苔浇水,像是浇灌自己的花园。在这么热的天气,这几乎是唯一的善意。

但不经意间,大错已经铸就。三五只蚂蚁被水冲走,浮在湖面。有的,很快爬上了岸。它们的触角仿佛天线,能探到陆地微弱的气息。有的,则离岸较远,不断地扭动身体,漾起微微的波纹。突然,湖中潜藏的游鱼如同闪电,一口将其吞下。一切都快到来不及!来不及说抱歉,来不及出手相救。

没有人知道,一场厮杀因我而起。常在湖边行走的人,常如蚂蚁,生死常系一瞬。

我的背后,是一簇簇的风车草,脚踩着湖,头伸向天,沿着湖岸肆意而自由地生长。

看到园林师傅清理风车草,一棵还带着根,我就带回家去,种在水盆里。没承想,这棵小小的风车草,一旦扎下根来,就不停地发芽,像雨后春笋。很快,每一枝都长到一两米高,把头伸出窗台,在风中摇晃。我不停地修剪,它不停地长,直到把小小的阳台,长成了一片迷你的森林。

我一直不知道,它还有一个名字,就是莎草。直到我去了大渡口区检察院,我才知道,未

检人早已经以它自寓,治病救人。如今,“莎姐守未”已经成为重庆一张靓丽的名片,渝检护“未”团队代表成为“时代楷模”。

原来,我不仅在阳台上种植莎草,还一直在纸上播种莎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喜欢精神长相相似的人,喜欢精神品质契合的草木,早已经是冥冥中的注定。

莎草空出来的湖边,是两块巨大而平坦的石头。石头被湖水耐心地磨去了棱角,变得圆润而通透。我常来湖边,坐在石头上写诗。

跑步后的放空,诗意自来,如同拧开的水龙头。当你感觉生活沉闷乏味,跑起来就有风,跑进公园就有风景。清晨在湖边的人,在公园的人,对人间满满的都是感恩。屡试不爽。

如今,这两块石头成为白鹭的家,成为我坐立的地方。我在石头上卸下了如同千钧重的大山,感到前所未有的松弛。然后,唤上湖中轻盈的灵魂,心满意足地归去,奔赴万丈红尘。

太阳已经升起,湖面归于宁静。白云的倒影徜徉湖间,镜湖成了山与云、楼与树的梳妆台。抬眼望,才发现白鹭就在对岸的水杉上颌首,微笑。如雪洗过的蓝天下,是崭新的黎明。

我就要离开。小鱼小虾重新接管了湖石交界的疆域。它们一定会议论纷纷,这个清晨,那几只丢了命的蚂蚁。

(作者单位: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检察院)

初见

◎阿湄

九月的脚步,羞涩
轻轻轻轻飘进城厢

绣川书院的飞檐
挑开戒尺敲打过的晨昏

千年未平的心事
在凹凸的石板上起伏

八角井中,天光云影
反复拓印唐风宋韵

蟋蟀声里,一条河流
悄悄修改了自己的姓氏

锈迹斑斑的铁窗外
故园桂花盛开

姗姗来迟的香气
冲淡了文字的疼痛

(作者系重庆市巴南区作家协会副主席)

这里的水还涉世未深

◎张兴华

如果你困了、累了、什么事放不下
一定要来这里
十万亩舍得草场
任你安放,躺平

如果你厌了、烦了,妆容坏了
一定要来这里
看看这里的水
它们涉世未深
掬一捧洗面、平静了照镜

如果你想念一个人了
一定要来这里
轻点一棠柳叶舟
误入藕花深处

不尝炸荷花
不品藕粉羹
也在路边停下
那年轻的厨娘啊,系着一匹
粉底白点的荷叶边围裙

不穿防晒衣
不戴遮阳帽
撑开的荷叶,举起的荷花啊
像长在了你的手臂上

七月的普者黑
山,荷花一样一瓣一瓣开
村子,莲蓬一样一天一天鼓

每一家都住着一个白暂丰满的女人

想留下来打工
不领工资
管吃住就行
赶马车最好

可以像给你梳发一样
给马梳理鬃毛
马一样
凝视和发呆

不再有太多的话
速度和节奏都顺着马
马蹄声是最好的车载音乐

想把白天抹成了黑夜
让再遥远的星星也看得见
让陈旧的事物发出光来

想把黑夜拈细拉长
让尽欢的人们摘下冠冕
让思念收拾容妆

在普者黑
一定要过一回抹黑节
这里有那么多那么好的水

(作者单位:重庆市江津区石坝街小学校)

月光里的中秋

◎汪职坤

重庆的中秋夜总裹着点江风的软。我站在家里的阳台上,看月亮滚过对面楼房的檐角,小女儿果果举着流心月饼凑过来:“爸爸,你们以前过中秋,也有这么多好吃的吗?”女儿的话像根细针,轻轻挑开了月光里藏着的旧线头,线头的另一端,拴着上世纪八十年代贵州农村老家,拴着奶奶火塘边的瓜子香。

那时候,老家的路全是山坳里绕出来的泥。没有自行车,更别说汽车,要想沾点“中秋味”,全靠父亲的车。每年中秋前三天,父亲就会揣着攒下的几块钱,天不亮就往乡里走。奶奶总在他跨门槛时扯住衣角,说:“慢点走,不要慌,路滑得很。”父亲应一声:“晓得!”水桶鞋踩过带露的狗尾草,背影很快就被晨雾吞了去。

家里的白天就变得格外长。我和两个弟弟守在院坝边的核桃树下,眼睛盯着通往乡里的那条竹林路,看太阳从东头的坡移到西头的树。母亲坐在屋檐下纳鞋底,线拉得“嗡嗡”响,时不时抬头喊:“不要跑远了,你爸爸回来要找人!”奶奶则在灶屋忙,把去年收的瓜子倒在铁锅里,小火慢炒。瓜子香味飘出来时,弟弟会凑到灶门口问:“奶奶,爸爸要到了吗?”奶奶翻炒着瓜子笑

笑:“快了,月亮要出来了,你爸爸就回来了。”

往往要等到天擦黑,才能看见父亲的身影。他肩上搭着汗湿的中山装,手里攥着个油纸包,走近了能闻到油纸透出的甜香——乡里供销社里最金贵的月饼,表皮撒着芝麻,里面是冰糖豆沙馅。我们三兄弟立马围上去,父亲先把油纸包递到奶奶手里:“妈,你先尝。”奶奶掰一小块塞进嘴里,又把剩下的分成四份,给我的母亲一份,剩下的我们三兄弟分。弟弟总抢着要月饼皮,说芝麻香,我偏爱馅,冰糖加豆沙甜得能沾住牙。奶奶坐在火炉边看我们闹,火光映着她的白发,她说:“乖,明年让你爸爸多买两个,都有份。”

那时的月亮,好像比现在的大。我们一家人围在火炉边,就听奶奶讲“月亮里有桂树”的故事。她指着天上的月亮说:“看见没?那黑影就是桂树,吴刚砍了又长,长了又砍,跟咱们种庄稼似的,得熬。”我问奶奶:“熬到什么时候才不砍呀?”奶奶摸我的头:“等你们长大了,日子好过了,他就不砍了。”

后来,奶奶走了。后来的中秋,月亮也没那么圆,秋天一到晚上就特别凉,火炉

里的瓜子再香,也没了以前的味。

再后来,我从部队转业后定居重庆,两个弟弟在老家也相继有了自己的小家,逢年过节就去接父母一起住。前几天晚上,和妈妈视频聊天,镜头里她和爸爸坐在沙发上,虽然还没到中秋节,但面前摆着一桌子月饼——火腿的、五仁的,还有弟弟买的贵月饼。母亲说:“现在好哦,不用走山路,想吃啥网上就能买,你爸爸还说,比你小时候那个香多了。”

我又抬头看了看月亮,江风裹着远处火锅店的香味飘过来,和记忆里老家院子里的桂花香混在一起……原来,奶奶没说错,日子真的熬出了甜——不用再等父亲走一天山路买月饼,不用再分一小块豆沙馅,火炉边的亲情,却比以前更暖了。

月光还是那轮月光,从老家的山坳,照到重庆的阳台,照了几十年。它记得我小时候踮脚盼父亲的心情,记得奶奶火炉边的笑声,也记下了现在女儿闹着要吃月饼的模样。这大概就是中秋的寓意吧——不管走多远,不管过了多少年,月光总能把一家人的牵挂串在一起。

(作者单位:重庆市巴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跨越时空的乐章

◎叶川

晨雾中的长寿湖像一块被岁月打磨的深蓝翡翠,六十多平方公里的湖面倒映着两百多个岛屿的轮廓。当第一缕阳光掠过狮子滩大坝的混凝土斜坡,那些镶嵌在坝体里的钢筋仿佛苏醒过来,诉说着七十载的风雨沧桑。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雅鲁藏布江峡谷也朝阳升起,阳光穿透海拔三千米的薄雾,照亮了山峰河谷,这儿地下二十米处,一条巨型隧洞正在掘进。两条河流,两个时代,在中国水电事业的版图上,流淌着同一种滚烫的血脉。

前不久,重庆官宣“雄奇山水 新韵重庆”成为文旅宣传品牌口号,作为一个在长寿湖畔长大的孩子,我对于这片土地和湖水,也有别样的理解和感受。而与此同时,国家也公布了正在投入巨资修建的又一项“大国工程”——雅江下游水电站,堪称人类水电工程史上的超级工程……前不久回到故乡,走进熟悉美丽的长寿湖,再次感受她独特的时代魅力。

龙溪河这条仅170公里的长江支流,在中国地理水系的版图上只是沧海一粟,在全国的课本教材中也较为鲜见,但这条河流却在新中国水电史上刻下深深的第一笔,被誉为“中国水电工程的摇篮”。

1954年8月,当邓照明带着《挺进报》复刊时的那份执着,站在荒草丛生的龙溪河畔,眼前的乱石滩即将崛起新中国第一座自主设计的大型水电站。每天开工前的碰头会上,他和大家

一样,眼里布满了血丝,但大家内心都带着强烈的希冀,那一份为了国家水电事业的强盛、为了民族的兴盛的愿望,让他们在彻夜不眠的战斗中燃烧青春的热血!那个时代,没有先进设备,没有前沿的技术,数万名工程师和老百姓一道,用手抬、用肩膀扛,超过200万立方土石方投入了建设的滚滚浪潮中,龙溪河畔的夯歌声、钢钎撞击声与远处工厂的汽笛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西南工业复兴的序曲……尽管时代已经远去,但当初艰苦奋斗的、激昂不息的建设热情永远不会消逝,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学者和专家走向国家水电事业需要的地方!

1956年10月1日,第一台机组发出的电流点亮重庆城区的灯火。天赐长寿湖,大坝建成后形成的长寿湖,竟然创造了一个奇迹——无意间造就了世界最大的天然“寿”字景观,仿佛大自然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这项伟大工程献上祝福。

400余名技术人员在这里成长,后来像种子一样撒向全国各地的水电工地、三峡、葛洲坝……如今,数十年的光阴过去了,狮子滩水电站作为“活着的工业遗产”,仍在原址运营发电,年均5.3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持续滋养着这片土地。

如今的长寿湖又以另一种方式续写着对江河与土地的奉献。今年,长寿乐温大桥与官栈河大桥修好,每到周末,自驾游客络绎不绝,有垂钓的、骑行的、散步的……穿越这两座大桥,

可以环湖旅行,看遍湖光山影,还能探访水电站的老厂房,长寿湖为这里的文化旅游事业再添时代光彩!

2025年的雪域高原,雅鲁藏布江下游的峡谷正上演着新时代的水电传奇。总投资1.2万亿元的超级工程,采用“截弯取直”的隧洞引水技术,将在50公里河段内利用2200米的天然落差,筑起总装机容量7000万千瓦的能源高地。与狮子滩建设时的艰难相比,今天的建设者们拥有了硬岩掘进机和智能化运维系统,但那份攻坚克难的精神底色丝毫未变。高海拔、易地震、落差大、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问题,都成为这座巨型工程面临的新挑战。事实证明,在全世界“谈之色变”的“基建狂魔”面前,这些问题都会得到一一解决,每一个解决方案,都是当今世界最前沿、最先进的方案。尽管时代在不断变化,工程项目在不断进化,但中国工程师和劳动者们在每一个时代进程中永不服输、永远进取,如钢铁般坚韧的意志力不变。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江河奔腾不息,奋斗精神薪火相传。

暮色中的长寿湖愈发温柔,坝顶的灯光、大桥的灯带与湖面的星光交相辉映。远处的狮子滩水电站厂房里,经过现代化改造的机组仍在平稳运转,发出低沉而有力的轰鸣,我想,这声音与雅鲁藏布江隧洞里的机器声,一定会跨越时空相互呼应,共同谱写出中国水电的壮丽乐章。

(作者系重庆市江北区作家协会会员)